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七辑·小说)

中篇小说

少女之誓

〔法〕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Chateaubriand) 著
戴望舒 译

三联书店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七辑：各国中短篇小说）

◆中篇小说◆

少女之誓

〔法〕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Chateaubriand）著 戴望舒译



上海三聯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女之誓/[法]夏多布里昂著;戴望舒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4

ISBN 978-7-5426-5994-1

I. ①少… II. ①夏… ②戴…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4551号

少女之誓

著 者/[法]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Chateaubriand)

译 者/戴望舒

责任编辑/陈启甸

封面设计/清风

责任校对/江岩

策 划/嘎拉

执 行/取映文化

监 制/姚军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电 话/021-22895557

印 刷/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50×900 1/16

字 数/180千字

印 张/11

书 号/ISBN 978-7-5426-5994-1 / I.1276

定 价/66.00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出版人的话

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表述方法和体裁样式的形成，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大量翻译外国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作品的翻译，逐渐朝着更为白话的方面发展，使语言的通俗性、叙述的完整性、描写的生动性、刻画的可感性以及句子的逻辑性……都逐渐摆脱了文言文不可避免的局限，影响着文学或其他著述朝着翻译的语言样式发展。这种日趋成熟的翻译语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生成。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一直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传统的文言文用词简练、韵律有致，清末民初还盛行桐城派的义法，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叙事和论述的表达，特别是面对西式的多有铺陈性的语境。在西方著作大量涌入的民国初期，文言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取而代之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用白话文的句式、文法、词汇等构建的翻译作品。这样的翻译推动了“白话文革命”。白话文的语句应用，正是通过直接借用西方的语言表述方式的翻译和著述，逐渐演进为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形式逻辑。

著译不分家，著译合一。这是当时的独特现象。这套丛书所选的译著，其译者大多是翻译与创作合一的文章大家，是中国现代书面语言表述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践者。如林纾、耿济之、伍光建、戴望舒、曾朴、芳信、李劫人、李葆贞、郑振铎、洪灵菲、洪深、李兰、钟宪民、鲁迅、刘半农、朱生豪、王维克、傅雷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翻译与创作合一的大家，因丛书选入的译著不涉及未提。

梳理并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是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迄今为止，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认同，大体没有超出那时的翻译范围。

当今的翻译可以更加成熟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句式、语法及逻辑接轨于外文，有能力超越那时的水准。但也有不及那时译者对中国传统语言精当运用的情形，使译述的语句相对冗长。当今的翻译大多是在

著译明确分工的情形下进行，译者就更需要从著译合一的大家那里汲取借鉴。遗憾的是当初的译本已难寻觅，后来重编的版本也难免在经历社会变迁中或多或少失去原本意蕴。特别是那些把原译作为参照力求摆脱原译文字的重译，难免会用同义或相近词句改变当初更恰当的语义。当然，先入为主的翻译可能会让后译者不易企及。原始地再现初时的翻译本貌，也是为当今的翻译提供值得借鉴的蓝本。

搜寻查找并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

首先确定这些译本在中国是否首译。

其次是这些首译曾经的影响。丛书拾回了许多因种种原因被后来丢弃的不曾重版的当时译著，今天的许多读者不知道有所发生，但在当时确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再次是翻译的文学体裁尽可能齐全，包括小说、戏剧、传记、诗歌等，展现那时面对世界文学的海纳百川。特别是当时出现了对外国戏剧的大量翻译，这是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模仿西方戏剧样式的新剧热潮分不开的。

困难的是，大多原译著，因当时的战乱或条件所限，完好保存下来极难，多有缺页残页或字迹模糊难辨的情况，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技术上、编辑校勘上作了十足的努力，达到了完整并清楚阅读的效果，很不容易。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首编为九辑：一至六辑为长篇小说，61种73卷本；七辑为中短篇小说，11种（集）；八、九辑为戏剧，27种32卷本。总计99种116卷本。其中有些译著当时出版为多卷本，根据容量合订为一卷本。

总之，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规模不小的丛书，把世界文学经典译著发生的初始版本再为呈现，对于研究界、翻译界以及感兴趣的读者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文化的积累更是具有延续传承的重要意义。

二

2018年3月1日

「法」夏多布裏昂 (François-René Chateaubriand) 著 戴望舒 譯

少女之誓

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初版



像畫益易勃多

作俗洛易

譯者題記

浪漫主義在十九世紀的法蘭西的文學上開了一個新紀元。代替了一切古典的，傳統的，牠創造出一個新的，美的形式。

在那時代中，我們第一個要數起的，是那戈諦葉（Gautier）所說的『殺了莪特式的殿堂，開大自然的門戶，揭開近代憂愁之幕』的沙多勃易。浪漫主義的先驅者。他的影響是浩大的，悠久的；我們可以在他一個統系下的大作家如拉馬爾諦納（Lamartine，維尼（Vigny），繆賽（Musset）于戈（Hugo）等人的作品中找出他的思想，情感和作風的遺跡來。即使到現代，他仍是被一些作家所私淑的。譬如我們在不多幾年前失去的洛諦（Loti），就是受他影響最大的一個。

弗杭劇·核耐·德·沙多勃易益(Franç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於一七六八年九月四日生在聖米羅(Saint-Milo)的一個古舊而有聲望的家庭中。在早年，他就受那勃核達涅(Bossuet)的愛鬱的荒地和蒼茫的大海，他的古舊而斑剝的宅第，和他的孤獨，憂愁又多病的姊姊的薰陶；這些都是飼養起他的『無端的憂鬱』和使他『呵欠丁一生』的好養料。他的一生的事業是在文學的努力和政治生活上。此外，他還是一個很好的歷史家。他是在一八四八年七月四日死的。一七九一年他曾西渡美洲，他的目的是去探討新路的，但是他此行所得的成績並不是科學，却是我這裏所譯的兩大名篇阿達拉(Atala)和核耐(René)。

阿達拉是在一八〇一年出版的。據沙多勃易益在初版的自序上說：『……阿達拉是在廣漠中，而且是在蠻人的茅屋下寫成的。……這是一種的詩：一半兒是描寫的，一半兒是戲劇的；全盤都在兩個在大野中走着談着的情人的繪畫中，和在廣漠的平靜間的愛的煩惱的圖畫中……』這是一本充滿了詩的情調，熱情的火焰和不能慰藉的沉哀

的書。近代批評家丹麥勃蘭代斯(Brandes)說：『像這本書中所燃燒着的那樣的熱情，總之是沒有親自讀過這本書的人所不能想像的。』這是許多稱讚這部書的話中的最適當的一句。

核耐是在阿達拉出世後第二年出版的，是阿達拉的姊妹篇，但是這兩篇的調子是截然不同的：阿達拉給我們的是一種熱情的淒調，核耐給我們的是作者煩怨的心情和夢的靈魂的自白。法國近代批評家勃於納諦艾爾(Brunetiere)說：『在沙多勃易茲的著作中只有沙多勃易茲。』我們拿這句話來觀察核耐是再準確也沒有了。這本核耐帶了一個深沉的無端的憂鬱給我們看，這種憂鬱就是世紀病(Mal du siècle)。在那一個時代的歐洲，這種世紀病是已經很普遍的了；在先哥德在他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中，在後拜倫在他的全部作品，尤其是哈羅爾特公子的游程(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和曼弗萊特(Manfred)中（法國詩人謝納陀勒(Chenedolle)說曼弗萊特是『穿着莎士比亞衣飾的核耐』）已很顯明地被分析出來了。在法國，我們舉出沙多勃易茲來做

代表沙氏曾經說過『假如核耐是不存在的，我便不寫他了；假如毀了牠是可能的，我早毀去牠了。』從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知道這本書的真實性，同時，我們可以看出沙氏的天才的自負來。

這本譯文在我書堆中已擱置了整整的三年了。這回拿出來翻看了一番後，我想找一本英譯本來校讀一下，因為作者在一八〇五年的阿達拉和核耐的合刊本的序言上說已有三種英譯本了，但是我竟不能找到；前幾天遇見雪峯君，請他為我用生田春月的日譯本校讀一下，但是他說日譯本是從德譯本轉譯來的，而且譯文很靠不住；結果祇是抄用了日譯本的一個題名。

插畫兩幅——『沙多勃易畫畫像』和『阿達拉的埋葬』都是法國十九世紀名畫家易洛岱（Girodet）的傑作。承李辛陽君替我找到了原畫的寫真，使這本小書得到一個名貴的裝飾，這是應當在這裏感謝的。

藏望舒。

目次

譯者題記

沙多勃易畫像

阿達拉的埋葬

阿達拉

引子

故事

獵人

農人

葬儀

尾聲

核耐

阿

達

拉



引子

法蘭西從前在北亞美利加洲有一片領土，從拉勃拉道到弗勞里特，從大西洋岸到加拿大高原的最遠的河沿。

出源於同一個山脈的四條大河，分流在這浩漫的區域：聖盧朗河流到東方同名的灣中；西河流到不知名的海裏；波爾朋河從南方奔流到北方赫特生灣中；米失西北河從北方向下流到南方墨西哥灣。

最後那條河，在一道一千多里盍（法國古里名）長的水流中，灌溉着那北美人稱為新伊甸園，而法蘭西人也曾遺下路易謝阿納這可懷念的名兒的一個好地方。此外無數的米失西北河的支流，米蘇利河，伊里腦河，阿康弱河，奧海奧河，滑拔許河，德納斯河，用

牠們的肥泥使土地富饒，用牠們的水流使土地肥沃。當一切河流在冬季驟雨氾濫的時候，當暴風雨把樹林的邊緣全部翻倒的時候，那些被拔起的樹木，便積聚在水源上。不久那黏土將牠們固結起來，蔓草將牠們纏繞起來，而植物又在那裏到處生起根來，將那些殘枝斷梗固定了。由急浪的遷徙，牠們降落到米失西比河中：這河流裹住了牠們，又將牠們趕到墨西哥灣中，將牠們投到沙帶上，這樣便增加了無數的河口。當牠在山間流過的時候，牠便不時地在樹林的柱廊和印地安人墳墓的金字塔的周圍揚起牠的聲音，又溢出版出的水流來；這便是廣漠中的尼羅河。可是秀麗是永遠地和莊嚴融和在這自然的景色中的；當河道中部的水流將松樹和橡樹的枯幹拖到海中去的時候，你可以看見那旁邊的兩條水流將飄着小旗一般的黃花的浮萍和水蓮的浮島，沿着河岸溯載上去。綠色的蛇，青色的鸞，玫瑰色的赤鶴，小的鱷魚都在這些花船上做旅客；這些遷徙的民族在風中揚起牠們的金帆來，懶洋洋地航向河中僻靜的小灣裏上岸去。

米失西比河的兩岸展露出一幅絕世的畫圖。在西面，草野一望無垠，牠們的綠波愈

行愈遠，好像是直上青天，在那裏纔消隱了一樣。你可以在這無邊的草地上看見無數三個一羣四個一隊的野牛自在地徘徊着。有時有頭老野牛，衝過了流波，前來在米失西比河的一個洲島上的深草間躺下身去。從牠額上載着的一雙新月，從牠又老又髒的鬚上看去，你準會當牠是個河神，在安閒地望着牠的流波的偉大和牠的岸上野產的富饒。

西岸的景物是如此；而對岸的景物却不同了，那是與前者正成了一個絕好的對照。垂掛在水流上，叢生在巖上，山上，分披在谷中的各樣形狀，各樣顏色，各樣香味的樹木，參雜着，交生着，攀升到空中，到使你眼睛都看倦了的那種高度。野葡萄，喇叭花，葫蘆等在這些樹腳下交纏着，攀上了牠們的枝幹，延到了樹枝的最高處，從楓樹跨到蓮花木，從蓮花木跨到錦葵，造成無數的洞隙，無數的穹窿，無數的柱廊。蔓生在樹木間的這些蔓草，每每伸長到小河的上面，駕起了花的橋梁。在這些花草叢中，木蘭花將牠寂定的球果豎起；牠高標在牠的潔白的大花朵上，統治着全個樹林；除了在牠旁邊輕飄着綠扇的櫻樹之外，可就沒有別個與牠抗衡的了。